帛書《十六經》校讀一則

（首發）

孟繁璞

東南大學人文學院

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《十六經·正亂》載（“亓”字等直接做了通假處理）：

我將觀其往事之卒而朵焉，待其來囗之遂形而私焉。壹朵壹禾，此天地之奇也。[[1]](#endnote-1)

文中出現的“朵焉”“私焉”以及“壹朵壹禾”讀來頗爲費解。其中“朵”字各家[[2]](#endnote-2)皆視作“揣”“椯”等的通假字，釋“動”。“私”判“和”的形近訛字，取“應”或“配合”義。

核對圖版，兩“朵”分別作與。關於“朵”字的型體特點、與“染”“黍”等字的差異，劉剛、補白、韓江蘇、金宇祥各位先生[[3]](#endnote-3)已從不同角度做了精彩的分析，目前可以認定，該字確是“朵”。現在的問題在於，若將“動”義帶入原文的確有一定的解釋力度，但仍顯得籠統。先來看這一部分行文的基本結構：



文中“其”指的是蚩尤，太山之稽告訴力黑（墨/牧），自己打算用“壹朵壹禾”的辦法應對蚩尤的一系列舉動。不難看到，文中“觀”與“待”、“往事之卒”與“來囗之遂形”，以及“朵焉”與“私焉”構成呼應。比較容易解釋的是，“往事”與“來囗”。結合帛書《稱》“道無始而有應。其未來也，无之；其已來也，如之”中出現的“未來”“已來”。[[4]](#endnote-4)“來囗”當從魏啟鵬先生觀點，補爲“來[事]”。作者寓意以當下爲原點，太山之稽一方面觀察對方的過往從而作出“朵”的行爲，另一方面還要靜待事情的漸次成形以“私”之。這裡的“朵”“私”明顯對應，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甚至提出：“朵與禾有主動、被動之分”[[5]](#endnote-5)。顯然，即便“朵”確爲“動”義，指“採取行動”，但置於文中於義仍顯得頗爲粗疏。

陳居淵先生在考證《周易·頤》“觀我朵頤”時曾論：

“朶”，“朶”通“揣”、“㙐”。《经典釋文》：“京作椯”。京房《周易章句》作“椯”，鄭玄《周易注》、虞翻《周易注》皆作“朶”，劉表《周易章句》作“㙐”，是其明證。《經典釋文》：“朶，動也。”《集韻·果韻》：“㙐，動也。《易》：‘觀我㙐頤。’京房讀。”又同韻：“揣，摇也。或从朶。”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“揣，動也。”……孫堂《漢魏二十一家易注》考證云：‘揣’字，三書（晁氏、《集韻》、《類篇》）俱引作‘㙐’，云‘動也’，字從土，音多果切。《廣雅·釋詁》‘揣，動也’，從手。《説文》無㙐字，《六經正誤》亦曰‘京作揣，作椯誤。’今據《廣雅》改。”《字彙補·土部》：“㙐，古文朶字。京房《易》：‘㙐頤。’”通行本作“朶”，今帛書本作“”，阜陽竹簡本作“端”，上博竹簡本作“㪜”，“㙐”、“揣”、“端”、“㪜”皆從“耑”，音義並與朶同。由此知作“朶”、“揣”爲今文，作“端”、“㪜”同爲古文。[[6]](#endnote-6)

前引《正亂》篇注家以“朵”（本文“朵”“朶”統一寫作“朵”）釋“動”的舉證都沒有超出上述引文的列徵範圍。不難看出，“朵”與以“耑”爲字元諸字確然存在通假現象，但對於字義的判釋，注家還是圍繞“動”字作解。本文提出，“朵”確應通作“揣”，不過當取“度量”義。

“揣”之此義，文獻用例可見：

“士彌牟營成周，計丈數，揣高卑，度厚薄。”杜預注：“度高曰揣。”（《左傳·昭公三十二年》）[[7]](#endnote-7)

“盡思慮，揣得失。”[[8]](#endnote-8)（《韓非子·八說》）

“凡人之舉事，莫不先以其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。”高誘注：“揣，商量高下也。”[[9]](#endnote-9)（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）

 “揣，試也”郭璞注：“揣度試之”。[[10]](#endnote-10)（《方言》卷十三）

 “揣，量也。……度高曰揣”段注：“量者，稱輕重也。”[[11]](#endnote-11)（《說文解字注》）

《廣雅》中甚至能找到一個寫作“挆”[[12]](#endnote-12)訓“量”的字。

如此來看，在“觀其往事之卒”之後發出的準確動作當是“揣量”。至於“私”字，本文遵從各家注，視作“和”之訛。原文是說：“我”將觀察其往事以揣度之，等待來事的成形再做出應和之舉。即：

我將觀其往事之卒而朵（揣）焉，待其來囗（事）之遂形而私<和>焉。壹朵（揣）壹禾（和），此天地之奇也。

稍作深究，上文依託黃帝戰蚩尤傳說而創作的情節，體現的是《經法》《十六經》作者群體的逆順觀。人的種種行爲都可以被歸入逆、順兩個大類之中，所謂“逆順同道而異理，審知逆順，是胃（謂）‘道紀’”“執道循理，必從本始，順爲經紀”（帛書《經法·四度》）、“逆順有類”（《正亂》）。《鶡冠子·環流》亦云：“功相加而爲得失，得失相加而爲吉㐫（凶），萬<吉>物<凶>相加而爲勝敗。”也就是說，人對行爲的考量、預期應盡量使自己處在順的趨勢上。至於不得已而面對的一些興逆之爲，宜以“勿驚[勿]戒（悈），亓逆事乃始……遂是亓（其）逆”（《正亂》）待之。

1. 湖南省博物館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，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第四冊）[M]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，第15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先行研究參考了：魏啟鵬著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<黃帝書>箋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2004年；沢田多喜男譯注：《黃帝四經：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》，東京：知泉書館2006年；陳鼓應注譯：《黃帝四經今注今譯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2007年；裘錫圭主編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第四冊）(北京：中華書局2014年)所收《經法》《十六經》《稱》三篇注釋；余明光著：《黃帝四經新注新譯》，長沙：嶽麓書社2016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詳參 劉剛：《釋“染”》[C]，“中國文字學會第七届學術年會”論文（2013年）。轉引自金宇祥文；補白：《<凡物流形>甲本27號簡的“朵”字》[Z]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語古文字研究中心2014年5月27日。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275>；韓江蘇：《甲骨文“朵”字考》[J]，《中原文物》2015年第2期，第52-56頁；金宇祥：《清華簡<繫年>“頚之師”相關問題初探》[J]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十三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，第97-9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湖南省博物館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，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（第四冊）[M]，第17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同上，第16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陳居淵著：《周易今古文證》[M]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馆2015年，第20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春秋]左丘明撰，[晉]杜預集解，李夢生整理：《春秋左傳集解》（下冊）[M]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2010年，第76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戰國]韓非著，陳奇猷校注：《韓非子》卷十八《八說第四十七》，《韓非子新校注》[M]，《中華要籍集釋叢書》，上海：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，第104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劉文典撰，諸偉奇、劉平章主編：《淮南鴻烈》卷十八《人間訓》，《淮南鴻烈集解》，《劉文典全集》（增訂本）（第一冊）[M]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，第65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華學誠匯證，王智群、謝榮娥、王彩琴協編：《揚雄方言校釋匯證》[M]，北京：中華書局2006年，第90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漢]許慎撰，[清]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[M]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，第60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清]王念孫撰：《廣雅》卷三下，《廣雅疏證》[M]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，第39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